
该演讲以英文版为准，中文版仅供参考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克劳斯·施瓦布的演讲，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全球合作面临的挑战

向东道主

致谢

（致谢）感谢您的介绍……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我从1979年起经常访问中国，自此，我怀着崇高的敬意见证了中国在中国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转型。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连续三十多年保持如此幅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比绝大多数人预测的时间提前了几乎十年。然而，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使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事业居功至伟。的确，中国对于当今世界的重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未来还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概述

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我对当今世界形势以及未来走势的看法，探讨当今世界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我还想向各位重点谈谈当今世界的脆弱性——即全球风险的系统性和互联性，以及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全球合作并对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迫切需求，以应对各种挑战。

在过去的32年中，我有幸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的转型，有时甚至参与到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十分赞赏中国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地应对挑战。通过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我还接触到了全球正在经历的大事，并了解了如何处理复杂、相互关联和瞬息万变的全球事务的方法。

在详细阐述全球议程中的某些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首先对世界经济论坛作一个简短的介绍。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于1971年，是一个独立、公正的非盈利基金会，以“利益相关者”为理论依据。我在《共谱历史》这本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该理论提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不仅要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要符合与我们相互关联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公司不但要追求财政利润，而且还要为所有那些依赖于该公司的人服

利益相关者

务。1979年我首次访华时，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发表了一个讲话，当时我就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导致最近这次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危机爆发前经济鼎盛时期形成的一种观念。人们当时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商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获利。这种观念造成了人们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理解的偏差，从而使力量平衡明显倾向于股东和金融界一方，而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适用于商界的同时也应在全球层面得到应用。政府、企业或任何其他组织均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在当今这个复杂、变化迅速并且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合作平台使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为了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这一信念而努力。

世界经济论坛是基于互动性（Interaction）、洞察力（Insights）和影响力（Impact）这三个理念建立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当然，论坛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冬季达沃斯”，它汇聚了全球政界、商界、公民社会、学术界和媒体领域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相对于侧重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的“冬季达沃斯”而言，今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将主要关注商业、环境和创新问题。

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并不仅仅是会议举办者。它是一个综合概念，在全球层面开展了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项目，论坛的活动已对数亿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在未来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论坛在对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为官方的国际政府体制提供支持。为了更好地协调我们的活动，我很高兴地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论坛建立了一个由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各地区开发银行等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领袖组成的政策协调委员会。

世界形势从未如此复杂，我们正在步入许多未知领域。全球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既充满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存在极其严重的失衡和巨大的风险。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可以因人类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而自豪：

世界总人口今年将突破 70 亿，同时预期寿命也在延长。如今，出生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婴儿的预期寿命可能比历史上其它任何时期出生的婴儿都长。

几乎所有国家（除外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三个国家以外）的社会发展水平都高于 40 年前。如今，世界各地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自 1970 年以来，所有国家国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和受教育年限都得到了提高。小学入学率的性别差异已几乎完全消除，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也已大幅下降。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状况

进展

全球化带来
的收益

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收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达到创纪录水平。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了。从金融到通讯再到供应链—各个体系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交织在一起。

相对于当今世界近 70 亿的总人口而言，全球共有 53 亿手机用户（其中 38 亿来自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已达 20 亿之多，比过去五年翻了一番。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2010 年航空旅客达到 25 亿人次，旅游者达到 9.35 亿人次，国际移民的总人数达 2.2 亿，相当于巴西的人口数量。

在经济方面，2010 年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上升至 15.2 万亿美元，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超过 1.2 万亿美元，其中半数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力量转移的表现之一。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全世界共有 8.2 万多家跨国公司，约三分之一来自新兴市场。

经济力量的
转移

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越来越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它们巩固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福布斯》上个月发布的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榜单中，中国有 121 家公司上榜，其中有 6 家公司跻身榜单的前 25 名。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这组数据：八年前当《福布斯》首次推出该榜单时，只有 13 家中国公司入围全球 2000 强，没有一家能够跻身前 50 名。

从规模、速度和流向的角度看，全球财富和经济的相对实力正在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发生转移，这是史无前例的。

全球化产生
的不平衡收
益

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我们都十分清楚全球化竞争是如何导致输赢结果的。尽管全球化提高了数亿人的经济福祉，但由于经济的不平等程度空前严峻，还有数十亿人的生活尚未得到改善。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全球目前仍有 17.5 亿贫困人口，他们的健康、教育和生活状况极其恶劣。在这些人中，约有 14 亿人的每周伙食费甚至不足 1.23 美元。全球有 10 亿人仍缺乏清洁的饮用水；16 亿人缺电；30 亿人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近 10 亿人营养不良，年龄在 5 岁及以下的儿童中，每 3 个中就有 1 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这对他们的认知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成年人中，有 7.96 亿人仍不具备基本的识字技能，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妇女。约有 6700 万学龄儿童失学。

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10 年，在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中，排名处于前四分之一区间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排名处于后四分之一区间的国家人均收入的 29 倍。这种**经济不平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产生社会影响。**15 年前，我在 1996 年 1 月曾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过一篇题为“全球化需要人情味”的社论：

“我们必须论证……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发展不会对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以及某些公认的社会和人性标准造成伤害……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消除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影响……”

增长已经失
衡

最近这次危机表明全球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并使人们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未来产生了极大担忧。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出**全球经济的脆弱性**。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出现了过去70多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双速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均将保持在4.5%左右。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增幅将只有2.5%，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幅将高达6.5%。

经济失衡

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目前的失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从未如此不稳定。经济失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以及某些欧元区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主观上愿意扩大债务规模。在今后几年里，发达国家的平均公共债务将超过其GDP的100%，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负债率到2014年预计将上升40个百分点，增幅将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美国的巨额预算赤字是经济当前面临的“最严重威胁”，赤字使美元难以持续性地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使美元面临大幅贬值的危险。

尽管有关国债限额的讨论仍在继续，美国今年的预算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1.65万亿美元。在未来十年，美国的国债利息预计将增加三倍，特别是当加息成为一种必要时，加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抑制通胀，更是为了对资本作出重新评估以确保资金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2010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转移额增加到约5570亿美元，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额外的储蓄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引人瞩目：今年三月，其外汇储备已突破3万亿美元。

有缺陷的制
度

我们已明确需要完善经济“体制”并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目前同样迫切需要修复金融和贸易体系。尽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这一体系依然脆弱。日益庞大的援助计划凸显了道德风险，而监管措施并未跟上复杂金融工具普及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在最近完成的评估中表示“尽管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近四年，公众对银行体系整体稳定性的信心仍未完全得到恢复”。欧洲一些国家濒临破产对欧元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使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在贸易领域，不断有新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议达成，但多哈回合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保护主义、补贴以及其他贸易扭曲机制有所抬头。

失业

尽管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出现反弹，世界仍面临着高失业率的挑战。目前全球失业人数已创出历史新高。2010年，全世界共有2.05亿人失业，其中年轻人占7770万。长期失业率正在上升。据估计，仅仅为了跟上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的步伐，我们每年就需要创造约400万个就业机会。

青年膨胀

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进一步使失业挑战复杂化。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人口分别达到 16 亿和 10 亿，均为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即便在那些有工作的年轻人中，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只占极小一部分：2010 年，年龄在 15 至 24 岁之间的年轻人占全世界低薪工作者的四分之一。如何以最积极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这些年轻人的力量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一项挑战。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除了现有的全球青年领袖社区之外（其大部分成员年龄在 35 至 40 岁之间），世界经济论坛还将专门为 20 多岁的年轻人成立一个社区，以便充分激发他们的活力，同时将他们纳入到我们“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的事业中来。

老龄化

相比之下，在发达地区，年满 60 岁或以上的人口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到 2025 年，发达国家中每三个劳动力就要养活一个老人。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将对社会服务、养老金和卫生医疗等系统产生压力。

环境压力

不仅全球增长已经失衡，我们每个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也**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经济和人口持续增长对能源、食品和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当人口以每天 22 万的速度增长时。

水资源短缺

由于每年新增人口高达 8000 万，淡水需求也以每年约 640 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尽管地球有充足的水资源，但其中只有 1% 可供人类消耗，而全世界约有 20% 的人口缺乏饮用淡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取水量在过去的 50 年里已经增加了两倍。地下水的超抽将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因为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紧密相关：目前农业用水占全球总用水量的比例超过 70%，每生产一吨粮食需要耗水 1000 吨。世界上可能会出现水资源冲突：有 30 多个国家从境外获取三分之一以上的水源，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国家中。

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许多国家最关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联合国粮食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这加剧了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尽管全球平均每英亩的粮食产量自 1950 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两倍，粮食消费也在快速增长，因为人口在增长，同时生活质量的改善也使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人们现在要消费更多的肉类、牛奶和鸡蛋。十年前，粮食消费的增长幅度为每年 2000 万吨，而现在已上升到每年 4000 万吨。

能源安全

现在，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紧密相关：与过去美国能够充当“其他地区粮食歉收时的全球缓冲区”的时期不同，尽管现在的粮食消费已达到约每年 22 亿立公吨并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美国仍将大批粮食转化为汽车燃料。2010 年，美国的粮食总收成接近 4 亿吨，其中 1.26 亿吨被燃料乙醇蒸馏厂用作原料。如此大规模地将粮食转化为燃料意味着现在粮食价格已经与石油价格联系在一起：如果石油的价格达到每桶 150 美元，粮食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因为届时将粮食转化成石油替代品将产生更大利润。与此同时，世界一次

能源需求到 2035 年预计将增加 36%，其中大部分将为化石燃料，这种局面将加剧全球变暖。

粮食/水资源
能源之间的
关系

让我们再关注一下粮食、水资源和能源之间的关系。这次我们将着眼于自然资源短缺为我们提供的开展创新和合作的机会。从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项目中我获得了如下经验，供大家参考。

- 粮食：未来 40 年粮食需求预计将增加 100%，这对市场创新而言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农业新愿景”项目正在帮助坦桑尼亚和越南（不久以后还将包括墨西哥）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共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同的政府机制采用不同的公私合作模式，通过这种公私合作，可以在农业价值链上寻找并增加创新（技术、管理和财务等方面）活动。所有活动均旨在帮助应用这些合作模式的国家将本国的农业生产率每十年提高 20%。这些新的合作模式还表明，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使农业生产率和资源效率在长期实现阶跃变化。
- 水资源：至2030年，淡水供应和淡水需求之间的缺口预计将达到40%，这对公私部门的创新而言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论坛的水资源项目正在召集相关领域的领先企业和权威专家，帮助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并采取实用的措施应对它们面临的水资源挑战。目前，我们正在与约旦和南非（不久以后还将包括墨西哥）的政府开展合作。这种新型的水资源合作模式——即水资源小组——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我们正在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将其发展成为全新的全球水资源发展援助平台。
- 能源：在以具有成本优势的方式显著减少排放的同时还有机会使能源产量提高40%，这将对创新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正处于这一变革的前沿。世界经济论坛与彭博社新能源财经共同开展的一项投资分析显示，2010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比2009年增加了30%，达2340亿美元。而仅中国就占2010年清洁能源总投资的22%。中国的光伏发电产能占世界的一半，风能发电装机容量也占世界风电总装机容量的一半。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通过与众多合作伙伴国家联合开展的绿色增长合作项目确保各国政府和商界通过更密切的合作提高能源效率。

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商会已应邀对将在法国举行的下一届G20会议阐述可付诸实施的具体提议。我们已成立了由全球顶尖商业领袖组成的7个特别行动小组，涉及与G20议程相关的主要议题。注意到中国在国内外为推进清洁能源议程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后，世界经济论坛已邀请中国太阳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尚德太阳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施正荣担任2011年度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绿色增长特别行动小组主席。

刚才我列举了农业、水资源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内公私合作的一些重要活动。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想向在座各位说明，资源短缺的新经济背景为技术创新和合作提供了重要的

公私合作

机会。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征兆。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我们一如既往的经济活动，自然环境在吸收这种活动产生的结果方面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现在的关键是创新。我们还没有找到改变自然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具资源效益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创新以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产出。此外，由于环境具有公益性，与此相关的创新自然要涉及新形式的公私互动与合作。

自然环境的局限性非但远未对发展构成限制，而且还能激励我们探索技术和管理创新以及公私合作方面的全新模式，并且还有可能极大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科学和技术

因此，我们对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科学和技术不仅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有可能改变生活本身的性质。而且这种改变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

如今，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全球共有 700 多万研究人员，每年国际研发开支超过 1 万亿美元，发行出版的科学期刊有 25000 种左右。中国在提高科学期刊的出版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已成为世界第二科研大国。

全球风险

我想再次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的相互关联性**。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和可持续能源等全球挑战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在经济方面，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表明了风险的系统性特征，同时也说明金融和贸易市场一体化是如何在一国经济体内和国际范围迅速传递混乱局面的。

安全与发展成果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这样描述脆弱国家：“面临这些问题的低收入国家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哪怕是一个千年发展目标。”脆弱国家面临的问题超越了国界，成为覆盖面广的国际犯罪网络的“滋生地”。这些跨国犯罪组织正在越来越精于利用扩散在全球范围的复杂信息、金融和交通网络——从而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从（贩毒、人口贩卖、假冒商品交易、非法武器和洗钱等）非法市场中获利。我们还看到了索马里海盗对全球海上贸易和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形态变化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传染病在各地的传播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爆发的疫情不到几小时就可以对另外一个地方构成紧迫威胁。新传染病出现的频率也比以往更快。现在有近 40 种疾病对于上一代人还及其陌生。在自然灾害领域，曾经不常见的风险正变得日益普遍。

对风险应对
网络的需求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风险，世界经济论坛根据其历年发布的《年度风险报告》以及由此建立的合作关系创立了“风险应对网络”。该网络为全球决策者更好地理解、管理和应对错综复杂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它将使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领袖更好地理解所面对的复杂风险，同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工具以更有效地化解风险并把握相关机遇。

对全球合作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绝大多数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都不大可能通过单个民族国家的单独行动得到有效解决。不幸的是，当前为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所开展的行动具有重复性、临时性和零散性的特点，其标志为伙伴关系变化无常以及相互间利益和参与者的高度分散。我们的全球制度和治理架构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基础之上，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培养全球托管意识。我们现有的国际制度和框架正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全球需求：这种行动是被动应对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是由不同部门分别推动而非系统性的，并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全球需求。

全球治理失灵目前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尚未完成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部分千年发展目标没有取得进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停滞不前；以及为防止核扩散而设计的框架受到挑战。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越来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华盛顿共识不再被公认为经济发展的基准模式，但目前尚无另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取而代之。

国与国之间的外部经济失衡尤其值得关注，这也是二十国集团议程上的一个关键议题。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不匹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原因。相对于其投资和消费而言，逆差国家的储蓄不足。而顺差国家又因为储蓄额过高而无法保证足够的投资和消费。外部经济失衡本质上并不是坏事。资本往往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在全球化系统中，这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只要资本流入国能够将其用于生产用途（例如，由此产生的投资收益足以偿还相应的债务支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只有当资本流动导致一方债务过度积累，另一方外汇储备过度积累时，外部经济失衡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近，有人提出了“矩阵世界”的概念，它是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程度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为此，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状况制定不同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政策：

- 低增长、高通胀国家（滞胀）
- 低增长、低通胀国家
- 高增长、高通胀国家（过热经济体）

如果把事情再复杂化，那么还要加上高负债/低负债这个方面。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各国短期内必须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政策，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和低负债的最理想状态。从长远的角度看，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通常会阻挠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但是，如果能从全球高度对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加以协调，那将是最佳的发展方式。因此，我十分赞赏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迈出了第一步，通过相互评估程序以推动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发展。

尽管全球社会使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仍然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世界以及各体系的全球化程度越高，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愈发“本地化”和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警示我们不仅要全球机制和体系进行反思，同时也要对我们的思维模式加以反省：

首先，我们需要把目光放长远，着眼于我们的下一代。中国通过全力构建“和谐社会”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需要对今后几十年世界的走向加以思考。如今，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是 25 岁以下的青少年。等他们到了我们的年纪应怎样生活？我们在单独或者共同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必须具有代际责任感。我们必须设法让年轻一代加入到重塑世界的进程中来。我很高兴地宣布，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正在领导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团队分析 2025 年的全球趋势，以期从一个较长远的角度来确定当前的政策重点。

其次，我们必须对我们在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方面的传统观念加以反思。除关注增长速度和市场占有率外，我们还应同时关注评估经济增长的质量—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使环境付出了多少代价？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文化和遗产由此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是时候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审视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了。

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率先为全球提供了衡量各国竞争力的基准尺度。我们从 1979 年起发表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涵盖了以下十二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公私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医疗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

未来，我们将把一些新问题纳入研究报告中，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从长远来看将削弱竞争力。我们已经确定了以下四个领域：

- 1) 不利于发展的人口结构等与人力资本遭侵蚀有关的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会对生产力的维持带来挑战，同时引发对无资金担保的负债增加的担忧。
- 2) 与失灵的市场有关的问题。例如产生泡沫的市场或者公共或私营部门承担的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
- 3) 可能通过社会动荡而削弱竞争力的一些因素。例如过度的社会不平等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政治或社会局势出现。
- 4) 实体环境—即实物资本管理的良好程度及其对未来生产力和竞争力将产生何种影响。例如有限资源的枯竭，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环境退化等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形势。全球合作、国家政策以及商业模式所处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或者至少是实质性的改变。新势力涌现的速度以比原先预计的要快很多。出生于数字化世界的千禧一代对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将比我们目前设想的大很多。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安全问题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全球、国家和商业层面，是否能够对风险进行预测、管理和化解，将成为最具决定性的成功因素。

新形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全球互联性以及必须在“团结”的基础上应对所有挑战这一事实。因此，在我们迎接新形势并面对机遇和风险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制定一个各方均认同的共同准则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

西方文化大体是受柏拉图影响而形成的，亚洲文化则主要受孔子影响。这两位哲学家都向我们提供了“共同准则”这一概念。孔子讲的是“天下大同”（一个和谐世界）。我刚才所讲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也正是源于柏拉图和孔子的思想。

两个建议

请允许我与各位谈谈以下两点，我们一方面需要应对全球挑战的复杂性和互联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将众多的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纳入全球决策过程中，那么如何解决二者间的矛盾呢？我有两个想法。二十国集团对于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来说可能过于庞大，而所谓的两国集团（中国和美国）当然也不够全面。为什么不大胆地推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由约10-12个国家（包括金砖四国）组成一个核心集团。根据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可通过其他国家的加入以灵活的方式扩大该核心集团。为了更好地协调所有多边组织。为什么不采用同样的概念，建立一个由若干多边组织组成的核心集团，从而确保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关键机构之间进行紧密的战略合作？同理，商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也可建立类似的全球性集团。世界经济论坛目前正在以非官方形式制定这样一个“灵活结构”框架，以适时、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风险和机遇。这一想法也契合不断发展的“网络”社会这种思维——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实体均互相关联，围绕各个“中心”或“节点”组合在一起。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它作为全球需求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受托人，以全面、整体和前瞻性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该组织必须完全建立在中立和诚信的基础上，应当充当全球决策的智库。在当前这样一个组织缺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默默地努力满足这一需求。

总而言之，利益相关者概念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只有在兼顾与我们有相互依赖关系的各方利益这种前提下，我们才能够从实质上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无论是针对家庭生活、社会、商业或者政治方面任何层次的决策而言，这一点都同样适用。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中我们共享“利益相关者”这一价值理念——即“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它不仅仅指国家层面的和谐，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和谐——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世界。我相信，基于中国在过去 32 年的成就，中国在塑造未来世界时一定能扮演一个积极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

谢谢。